

沈氏弋說

沈氏弋說卷之五

武林沈長卿幼宰

著

蕭山黃可師大年

同邑卓爾康去病

沈守正無回

聞啓祥子將

徐如珩楚白

全評

三代以下人勝三代以上人說

孔子曰行夏之時竊有志而未逮至漢武帝始
改元用夏正朔是湯武伊周之心思損益不孝
武若也成王聞流言疑周公感風雷之變發金
滕觀之乃迎公于東土漢昭帝年十四卽辨上
官桀之詐篤信霍光是成王之天資穎悟不孝
昭若也召公賢者亦不悅周公而邴魏同心輔
政房杜謀斷相資是召公之協恭和衷不邴魏
房杜若也今人輒稱三代以上人物而不知三

代以下原自有人善哉石勒之言曰賢智敏達
不必挈夏聰明才辯不必讀書四海之外五經
之表亦自有人也而况三代以下之人乎

好惡說

人之有好惡從我見起則不能肖物而付從人見轉則無真宰無特操故大學言僻言拂蓋難之也有人于此眇者遇眇者跛者遇跛者憐其同病則以爲悅忌其形已則以爲嫌好惡果有常乎果無常乎染人喜日暄而植新篁者有憔悴之憂耘人喜雨潤而策長途者有泥濘之苦好惡果有方乎果無方乎醉飽之人以酒食爲

地獄誅戮之囚以囹圄爲天堂好惡果有據乎
果無據乎明知其盜賊也而甘詞厚賄遂謂其
情之可原明知其賢聖也而督責提撕反訾其
行之已甚好惡果有定乎果無定乎驩者有餘
芳壤墻則獨智其子憎者有餘疾竊鐵蓋自造
其疑好惡果有涯乎果無涯乎道其恒則琴者
人之所悅也而唐玄宗偏不樂聞棋者人之所
耽也而蘇子瞻獨不喜着至若陳侯昵敦洽之

醜不以先紅顏艷姿海女逐酷臭之夫不以易
臯蘭晦蕙周文嗜不美之菹味過太牢魏明好
椎鑿之聲清踰絲竹則別有一種理外之心匪
夷所思不可以尋常性情測也夫吾儒以孔子
爲宗而子之衆惡必察于何處見于妻公冶長
處見子之衆好必察于何處見于誅少正卯處
見

長卿再弋○凡人作好作惡外又有一種非好

非惡之橫議如談字則曰祝允明豐南禺何嘗
會搦筆談畫則曰沈石田唐六如何嘗會布景
談詩文則曰李于鱗王元美何嘗會琢句此乃
江湖習氣騷壇套頭以之嚇老實人者予髫時
厭聞恒掩耳走而輕薄子纔效之不知其嚼過
飯也

徐楚白先生評○世人耳長目短人好亦好人
惡亦惡但患其轉不患其僻但患其順不患其

拂能僻能拂便是有力量人

謹慎說

漢武帝號知人謂霍光小心謹慎可屬大事而諸葛武侯亦云先帝知臣謹慎故臨終屬以大。事也夫托孤寄命何等忠貞齊等識力而一謹慎遂足以辦之可見要一謹慎之人舉世難得矣已而光輔昭立宣廢昌邑行伊周之事亮先後出師討賊五月渡蘆深入不毛祁山六出歲無寧晷由斯以觀漢武昭烈俱雄才大畧之主。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斷不取畏首畏尾之人。認爲謹慎。而二臣扶危定傾。又不作畏首畏尾之事。以冒謹慎之名。則所謂謹慎者。卽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旨。而非壹于憊矣。俗言彭祖觀井。自繫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史稱石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此謹慎之象。而非謹慎之義也。必欲尋二臣謹慎處。如霍光親送昌邑于藩邸。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之類是也。

徐楚白先生評○微服過宋何等謹慎夾公一
會而却萊兵三千特謹慎中之作用耳
黃聖孩先生評○高論可賞

簡傲說

陳元龍在淮海之間豪氣不除許汜遭亂過下
邳見之無客主之禮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
客臥牀下以告劉玄德玄德曰君有國士之名
四海橫流帝王失所而無救世之意求田問舍
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
則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
哉玄德此言乃是英雄本色觀此則玄德之傲

更○甚○于○元○龍○矣○他○日○草○廬○三○顧○以○帝○室○之○胄○而
下○巖○穴○之○布○衣○何○謙○光○可○掬○也○不○抗○節○者○不○能
折○節○世○人○概○以○謙○爲○美○德○傲○爲○浮○氣○而○不○知○其
妙○合○之○機○有○不○容○岐○者○傳○曰○之○其○所○傲○情○而○僻
焉○傲○情○特○不○可○僻○耳○安○可○少○哉○士○大○夫○作○許○汜
之○見○者○何○多○而○爲○元○龍○之○態○以○驚○人○爲○玄○德○之
言○以○悚○人○者○百○無○一○覩○紛○紛○然○求○田○間○舍○誰○爲
志○于○功○名○者○乎○

長卿再七○世人誤認簡傲爲不美字眼而聖人思狂專取其簡又曰可也簡孔之取瑟而歌孟之隱几而臥皆傲也簡傲何不可之有自鄉愿媚世妄附于大易福謙之旨壹意作繞指柔如是則凡巧言令色足恭者天與鬼神皆福之矣乃單成公視下言徐而叔向何以決其將死魯公受玉卑其容俯而子貢何以上其先亡隨與亢皆疾也所謂滿盈者就志氣論非酬應也

春秋時狂狷之脉幾斬。晉人風聲氣習差近狂狷。柰後人各以中行自命而反目之爲恠僻。不經嗟夫。至于今求一真鄉愿亦鮮矣。物極則返。安知無真狂狷出而持世乎。予更有說焉。灌夫罵座。今市棍酗酒者亦罵座。陳元龍簡傲。今墨吏貪婪者亦簡傲。可嚙也夫。

真似說

物有真卽有似砒砒混玉魚目混珠鋤石混金
鸞鷲混鳳野馬混麟木蘭混桂奚醢混檀蛇床
混藤蕪芎藭混藁本薺茺混人參杜蘅混細辛
敵木混門冬房葵混狼毒鉤吻混荇華拔楔混
草薺皆聖賢所謂似是而非者也似則難辨故
孿子之相似者惟其母知之似則害真故黎丘
丈人惑似子者而殺其真子瑯琊巨伯惑似孫

者而殺其真孫似則必至于敗露故蘇世長在
陝州部內有犯法者世長自撻于都街血流痛
楚而走觀者笑之夫天下事不索胡獲予嘗痛
世人總此精神心力而不用以覓真偏用以摹
似宋人之楮葉似巧而實拙者也畫家藏拙不
寫儀像而寫神僊鬼魅何者儀像難真神僊鬼
魅易似也真則率其天然之趣而光景常新有
動人于形骸之外者不脂不粉美人之真也夫

差。躬。之。故。國。傾。不。衿。不。履。帝。王。之。真。也。虬。髯。惜。之。故。心。死。情。真。則。石。可。化。魂。可。離。氣。真。則。濤。可。迴。鏃。可。沒。怨。真。則。酷。暑。而。霜。可。降。嚴。寒。而。塚。可。青。也。不。知。者。以。爲。怪。知。者。則。以。爲。常。而。已。矣。似。者。有。是。乎。予。性。惡。似。而。喜。真。作。真。似。說。

善利說

潘侍郎允見程正叔程舉孟子孜孜善利二語
爲問潘未繹其義曰此易解耳程曰亦知今之
所謂善乃古之所謂利乎潘悅服下拜悟一生
之非予有說于此近世僧道募化錢米啓建塔
廟及齋壇經懺欲以漁獵襯施而遡當年建塔
廟開齋壇經懺之本意實昇天超界度世伏魔
近世好爲人師者期得館穀束修而究作師之

本旨實振鐸而發蒙以領袖來學羽翼斯文則
今之所謂利庸非古之所謂善乎善乎善利原一串
事不得分拆而爲善爲利各有兩途不得合併
今人既慕虛名又貪厚實善利襍出而僞君子
且接踵矣予嘗有言非但善中襍不得一毫利
卽利中亦襍不得一毫善也

長卿再弋○袁中郎先生增三教爲五曰儒曰
釋曰道曰蹠曰愿減三教爲二曰何人不儒釋

道而襲其迹。何人不蹠愿而傳其神。此皆憤世語也。而予支離其說。約之爲一教。何也。中情不遮。則外貌亦不必愿。欲傳其神。自不得不襲其迹耳。世人盡囿于一教之中。而不能出而聞予此說。佯詫曰。是何言歟。然未必無世味。外人賞予此說者。

卓夫病先生評○伊川塌麥人問市價乎抑減價也。伊川答云。市價所謂利中襍。不得一毫善。

也不襍善乃真善也

聞子將先生評○三代時鄉舉里選故士多勉而爲愿今跣跣任達者不礙進取士何以愿爲但增一跣教而儒釋道多收拾去矣

善惡說

人但知善人難得而不知惡人更不易得。古今
以來聖君賢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遯之。尚有
黃帝神農伏羲等辟稷契臯陶伯益伊傅周召
而外尚有風后牧力等臣而猶不足。廣之以孔
孟善人如此其多也。惡人寥寥止桀紂而已。繫
之以幽厲氣力單薄意味淺淡。那能如桀紂之
暢滿乎。故荀卿性惡之說。不得_有不受屈于子輿。

也。昔人有云。使文王不死。其聖當不止此。嗚呼。使桀紂不死。其凶暴豈止是哉。可見善惡分量。俱無涯。聖賢必無顛迷之理。凶暴間有悔悟之時。惡大而化于善。周處是也。善小而轉于惡。千百中不一二見焉。予故曰。善人易得。惡人難到也。

聞子將先生評。○齊襄隋廣尚不得爲惡人耶。三代以上。屈指桀紂。若自秦以還。桀紂尚無坐。

位處且祭亦非紂比也比于有子無子不可知
據皇甫謐則紂且剖比于妻視其胎矣

安貧說

貧之難處尤莫難于婦人介推之母陳仲子之妻能安貧其天性也世之如蘇季子朱會稽之取擯于妻嫂者不少矣獨二子有激而以富貴自羶故傳耳乃北門詩人且曰室人交徧謫我則婦怨無終從古然矣假令衛之賢者如東門之慕縞食貧自樂何至仕暗君而甘升斗之祿藹藹不得志哉山巨源少孤家貧謂妻韓氏曰

恐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否
由此推之鮑宣梁鴻洵孤貞亦少君孟光之澹
泊雅有以成之矣

長卿再弋○史載劉伯寵少而貧薄及歷武陵
守貧尤甚嘗召左右將營子母忽見一鬼撫掌
大笑遂止夫貧不知安爲鬼所笑世人只因命
字看不透有許多謀求則知命乃安貧之秘訣
也

徐楚白先生評○無怨貧所難而范史雲易之
無驕富所易而石季倫難之代有升降類有貞
黷卽聖訓未可泥也

攘夷說

三代而下一統而最久者無如漢唐宋宋受夷
狄之禍最慘橫于遼侵于金滅于元固天運使
然亦宋之君臣禦失其道也蓋夷情如犬羊不
可禮義化誨大創之使懼而遠竄斯有數世之
寧先王知其然故舞干因壘之後惟歲時震耀
其甲兵不聞其以賂爲羈縻也春秋重攘夷正
恐其猾夏也而宋儒始亂之曰欵曰和漢武帝

命衛霍出師北伐匈奴雖費與勞得不償失而
匈奴漸弱誰弱之漢武弱之也唐太宗征突厥
有雪恥除兇之咏亦猶是意以故漢唐間有虜
患不甚大害宋然乎哉宋儒目兩主爲窮黷以
本朝金縉行成爲得策寇準勉使者以許過三
十萬卽斬之是斬其所不必斬富弼爭獻納二字
爭其所不必爭是此孩童所竊笑者而二名臣斤
斤以此見長畏蒞之病入于膏肓虜日以富强

中國日以貧弱譬之萬丈之隄蟻穴浸灌一決而不可收也或曰周宣王六月興師以伐玁狁幽王卽無道乎猶其子也竟爲犬戎所弑何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無犂庭擣穴之威以寒其胆故再世而竊發而宋儒方深取之以爲去不窮追得禦夷之體夫周之宣王洵賢于漢唐之辟矣而謂禦戎得上策未也齊桓公救邢城衛而霸秦襄公小戎西征而霸皆戰也非賂也

宋以堂堂天室。供貢四夷。恃一切苟且之計。以爲恒。其不卽亡者。猶仁厚之遺乎。

卓去病先生評○夷情怯而嫚。一大創之卽遠遁。去見爲可擾。則時見告矣。不論我禦戎之體。與盟言在耳也。今諸邊實受此累。而近法以搗巢爲生事。有大禁坐令夷德無厭。民生日蹙。可慨也夫。

積書說

先民有言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予欲
改讀字爲賣字客駭之予曰近世子孫束書高
閣飽蠹魚者卽號守文之裔矣其他非殘闕于
鼠卽屋漏注焉或用以覆甕或用以粘筐或零
落散佚村婦人竊爲線貼而癡孩子碎爲風輪
以至糊窓牖拂塵埃無不取給于書其作廢紙
賣者能幾其祖父千百金購而子孫獲半值欣

售者又能幾陶彭澤有五男兒都不好文墨况其下者乎予故曰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賣也客大笑絕倒。

長卿再弋○記誦之家昔人呼爲腹笥予以爲肉厨已耳何也凡讀書者上之資以經世次之資以立言僅取誇多已不足貴而况徒積乎徒積則虛有用于無用其子孫必不能讀以故蔡邕萬卷悉授于王粲粲子誅復散于宗人王輔

國輔國遂成名儒書可謂得所矣然當時積書
之人一段苦心如蜂釀蜜爲人作甜予有說于
此徒積者姑置弗論積而能讀者當用筆塗抹
使不肖子孫難賣而吾精神流寄簡冊間異時
知已開卷相對亦暢事也

博物說

晉史載孔子履漢高帝斬蛇劍王莽頭咸御庫
所珍藏忽燬于火此三物騰空飛去夫莽篡賊
也祝融回祿之神何所賞鑒而收爲骨董孔子
大聖漢高真主其生平所用之物甘與戎首爲
伍則履劍亦絕無靈氣矣吾還叩之博古者圮
上老人之履延陵季子之劍智伯之頭並表表
者也今安在哉甚矣史氏之誣也故夫卜騶牙

于帝所者射覆之小術也識寶氣于豐城者占
候之支見也若能辨乾德之鏡則有用之學真
可以備顧問矣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長卿再弋○博物非如骨董家耳食射利者學
古有獲以其緒餘旁及器具如劉原甫辨端硯
之贗以天寶但稱載安得有年此時州改爲郡
但有太守安得刺史乎而刻云天寶八年刺史
李元書僞也其辨赫連勃勃龍雀刀辨漢條侯

玉印亦猶是意何天承見古冢上銅斗有柄而
知爲新莽時物卜其爲甄邯墓此皆非空疎不
學者可臆揣也然史多溢詞續博物志謂堯緝
獬豸皮以爲帝帳嗟乎紂爲象箸去陶唐已千
有餘歲箕子猶且唏之當時茅茨土階安得有
此博物者弗信無稽之言以資塵譚則得矣

序齒說

國朝都玄敬先生聽雨紀談謂士大夫居鄉妄
博謙退名非我族類一概序齒爲不中禮禮一
命齒于鄉再命齒于族三命則不齒于族又引
盪田呂氏鄉約云非士類者不以齒可見序齒
之誤相延已久然此乃薄俗非厚道也序齒對
序爵言鄉黨莫如齒對朝廷莫如爵言卽就宗
廟中論豈燕毛也而姪之坐次遂超諸父上乎

士自與士序齒。農自與農序齒。商自與商序齒。
王自與王序齒。斷不以鄉黨之故。位商賈于縉紳之上。如近時所云序齒之說也。假令乞丐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揖讓乎。是依然序服飾不序齒也。又令伶優中有年長者。士大夫屑與之周旋乎。是依然序流品不序齒也。而何以商賈偏序齒也。昔人著錢神論。呼錢爲家兄。世無弟而敢先兄者。則序齒固宜。然儘有墨宦饒。

家兄更倍于商賈者亦相率序齒寃矣哉士舉于鄉舉于公車乃有序齒錄青宮入辟雖乃行齒冑禮今以目不知書之銅臭居然與鄉先生獻酬已不雅矣又從而序齒不更怪乎或者有所利而媚之未可知也乃士大夫之無所利者亦假借焉幫閑走空之客匄匍宦門以射利者亦援銅臭例而序齒展轉顧忌求媚于鄉惟恐人說俗惟恐人說薄而不知喫鄉飲進鄉賢全

不係乎此也。宋洛下耆英社司馬君實年未六十以狄兼慕故事得與。是時君實執政已久爵德竝尊。彼此居鄉結社飲酒則以序齒爲便。况君實所與序齒者文潞公富鄭公諸君子也。若爵德不逮君實而一味謙退甘處于商賈之下以自納侮此何可令與皂見耶。

長卿再弋○或問有一徽匠年五十而室如懸磬自學校以至縉紳三十內者肯與之序齒乎

長卿曰否又問此微匠未幾家累巨萬則向日所不屑序齒者今頓然序齒乎長卿曰然或問有一貂璫斲役橫剥民脂富埒陶白年亦五十而士林中年四十九者肯與之序齒乎長卿曰然又問此役未幾貧甚衣履垢敝肘露纓絕面有菜色向日所驩與序齒者今序齒如故乎長卿曰否或問有人于此年踰知命位列鼎台而百萬財虜頽然耳順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

卿曰否。又問臧獲出姓挾貲數萬，僕從冠服甚麗，而年已髦，期衣冠業與之序齒矣。旣而居亭，怒其太橫，遷之。字下此衣冠人來至王所，還見臧獲。此時序齒乎？不序齒乎？長卿曰：否。或問：聖人說富與貴，世人勢利竝趨。子仲斯文而抑阿堵，世人先崖異子矣。長卿曰：不然。子惡其不情耳。夫序齒二字，從年歲生不從家產生。可怪。今人趨利逐富，本一齷齪肚腸，而文之以美名曰

鄉黨序齒厚道也若直截痛快衡家產之麤講
爲禮文之隆殺雖不佞其何說之辭雖然商賈
中有孝友可風而縉紳中有極無賴者不但上
下床而已奚序齒之足云

甕飲說

昔蘇舜欽石延年輩恣情杯酌其名有五夜不
燃燭謂之鬼飲挽歌哭泣謂之了飲露頭圍坐
謂之囚飲以藁自束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繫
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而好事者廣之云商辛
爲酒池迴船糟丘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非牛
飲乎阮步兵飲酒二斗舉聲一號非號飲乎畢
吏部盜樽非偷飲乎劉伶跪祝而飲非跪飲乎

北齊高季式留司馬消難飲索二車輪主客各
括其頸引滿相勸非枷飲乎胡母輔之輩閉室
酣飲光逸脫衣露頭狗竇中大叫遂得入飲非
狗飲乎以予論之蘇石五飲強立名目殊無義
味而牛飲號飲偷飲跪飲枷飲狗飲各領其趣
最慘毒則王愷矣愷設燕使美人行酒客飲不
盡輒殺之酒至王敦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
色而敦傲然不視王導素不能飲勉強盡觴近

世飲酒無古人之趣亦無古人之惡但充量滿腹而已此與貯之瓶罍中何異所謂甕飲者耶聞子將先生評○趣甚

四皓羽翼太子說

高帝創業中之魁然者也。愛少子。蠱厥妃。廢嫡立庶。非其質矣。帝蓋有隱慮焉。慮天下非劉氏有而轉屬之他姓。視人心所嚮。謂何耳。人心在太子。則太子嗣。人心在趙王。如意則趙王如意。嗣此情。惟子房知之。故曰未易口舌爭也。帝非慮呂氏之危。劉而繫心于戚氏也。慮及此。以帝之忍。且斷鋤之不難。呂后卽悍婦乎。纔欲易儲。

而窘迫無計。其不足以制高帝也。明甚。然則帝所慮者何。天下初定。沙中之偶語未息。功臣之怨毒未消。千秋萬歲後。有天下者。果劉氏子孫哉。未可知也。從古匹夫而有天下者。惟有虞氏。夏商周秦皆諸侯也。五季之君。盜賊夷虜。黥率巧養子。無所不有。帝不及見。但見已起家布衣。儼然稱帝。不能無疑。方日夜憂繼體之弗類。而何暇留情。祗席爲設。迂儒以申生扶蘇之說進。

如冰炭之不相入。而且有害何也。申生扶蘇失
之。儒帝正慮太子仁柔不巳。若而顧以此說乎。
留侯畫策微巧。招帝所難致者四人。帝喜出望
外。曰。煩公幸率調護太子。蓋不意人心之繫屬
太子如是也。乃翁可無虞矣。留侯因病發藥。深
中帝之膏盲。令太子重于九鼎。奇矣哉。謀臣之
苦心也。古今人。僉謂漢高帝輕士。嫚罵。予獨以
爲不然。其溺儒中。洗足見儒者皆僞也。欲得真

儒而以倨傲凌轢之態試之。三代以下豪傑之
作用也。子房有儒者氣象。帝遜謝以爲不如。叔
孫通陸賈大儒未嘗不甄收也。帝所罵且溺者
可以罵可以溺之儒也。不然留侯四皓之策。胡
以若射覆然。帝語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動
矣。呂后真若主矣。此寬慰兒女子之言。非真也。
夫帝何事不假。丁公可斬。雍齒可封。太公將鼎
烹。泣變爲笑。淮陰欲王齊。噀變爲喜。而顧執迷。

憊懣于戚夫人乎說者謂四皓非真子又以爲不然四皓秦之隱君子也其伎倆未必高出子房何以子房遂不能致黃石赤松滄海君世訝以爲鬼物然未有疑其誕者而四皓猶是人也翻疑子房之假設哉

卓去病先生評○高帝以天下初定人心未屬爲慮呂后不難擊斷戚姬不難割絕此窺英雄隻眼處宋人以四皓臣等皆願爲太子死語不

雅馴疑爲非真不知高祖諸人顧利害不顧道理假如四皓當時作優游軟款之說高祖嫚罵去矣若如此不過一斷樞腐水之見耳安能餐芝食氣以商山老也

黃聖孩先生評○高帝嘗手書示太子曰人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乎此帝意中事也帝欲去太子之仁柔以安天下而竟不去呂氏之淫姬以安戚姬帝不知有兒女子也鈞弋之誅雖云

鑒于人彘亦武之英敏酷類其祖而法漸微耳
聞子將先生評○說得高祖心事出

徐楚白先生評○惠帝卽死則羽翼劉氏者誰
或謂平勃交驩火德自王子謂呂后未殂諸呂
未易平也使子房無赤松之遊則孝文早嗣呂
后無稱制之理矣

仕宦當遵孔孟說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奮之士習氣用。

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淮陰侯密于用間疎于設備說

吾何以知侯用間密而設備疎哉以伐趙知之
侯與張耳引兵伐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欲以三萬精銳從間道絕其輜重深溝高壘毋
與戰不旬日而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成安君
迂濶類宋襄素稱義兵無事狙詐侯偵知左車
計不用始決意下井陘傳餐之令下背水之陣
成而漢赤幟且立于趙壁矣無何解廣武君縛

虛心問計。夫侯用兵如神。智不在廣。武君下何服之深也。是時豪傑並起。侯借廣武君以示招。揉卽使其計果行。侯必不墮。廣武君陰謀秘畫。擯棄不用。而且令敵人窺其鼻息。得以爲應。成安君不亡。何待。而侯用間之密。豈他將所及哉。可怪者。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卽臥內奪其印。故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與耳尚不知也。備敵人。六。自稱漢使。如華元夜登子反之牀。變生倉

率何以備之。予曰：此千古之誤也。漢王櫛沐風雨，非深居稱朕者比。三軍之士，疇不識其面貌也者？安得自稱漢使，卽如士庶之家，賓客闖入臥內，方舉家驚異，而主人廼有不知者哉？何況軍門嚴肅，奪符易將，元帥顧不知也。所謂不知者，佯不知也。苟知之而以大將體統見漢王乎？倨矣！以人臣禮見漢王乎？屈矣！此兵法所不載而侯諤爲不知此侯之權也。漢王在所駕馭中。

而陋儒反以駕馭之術歸漢王。又有謂侯告示之以疎者。甚則有真咎其疎者。真咎其疎。非所論于侯之用兵。謂侯告示之以疎。在良平或然。侯未必有此遠識。謂漢王得駕馭之術。此狃于善將將之說。而不察焉者也。

黃聖孩先生評○總之韓信生平備敵人甚密。備漢王甚疎。若使敵人爲華元之計。則必不能

入

沈無回先生評○佯不知一語足訂千古之訛
獨怪侯既有此深識他日與帝論兵却又曰臣
多多益善鍾室之禍寔基於此蓋侯英雄人也
無大利害以鎮之其穎閃躍立露其智出良平
下以此弇州云信非人臣之材而不能君也只
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至言哉

徐楚曰先生評○信與耳尚不知也與一軍皆
驚俱是太史公粧點語恐非實事

擬項羽遺韓信書

項羽聞龍且死大懼遺淮陰侯韓信書曰將軍
棄楚歸漢視樂毅之捐燕歸趙何如哉毅與燕
惠王有隙不得已而去將軍與寡人無間言寡
人之側有人爲將軍先容如蕭何者必不令將
軍掉臂至此雖然漢王豈真知將軍者哉將軍
爲漢破趙下齊亦旣報其解推矣必欲恻然于
故主之誼以結新驩竊爲將軍不取也且漢王

名爲濶達大度。衷實刻飾。方且聲寡人之罪。爲義帝發喪。而分羨之語。凡爲人子者。所不忍聞。自親之不恤。何有于將軍哉。將軍之王齊。果出自漢王意乎。抑請而後得者乎。漢王以有寡人在。不敢不聽。非其本心。而將軍遂以爲漢王遇我厚。愚矣。况寡人勇畧。蓋世身經七十餘戰。未嘗敗北。曩者鉅鹿之戰。諸侯王所習知。豈漢王所敢挑戰。決雌雄者。鴻門之會。寡人生之。滎陽

之圍寡人欲死之而乞憐于臣紀信狡兔幸脫
又將軍所習知者顧望依彼以自振乎寡人之
剪滅漢王在旦夕如終風之蕩稿梧而將軍頻
爲之出死力于將軍未便寡人又聞蒯生以三
分鼎足之說說將軍此未必非良平畫策慮將
軍二三其心陰以言試之者將軍自宜狐疑弗
聽而寡人剛直無他腸曾與將軍有一日之雅
敬布其區區之私豈概等爲貌言而忽之乎惟

海川
垂聽幸甚

東

西

小說證贖

客有譚淮陰侯與西楚霸王戰者反覆誼譁刺
刺不休予笑曰昔人讀爾雅不熟認彭旗作蠓
食之大憊子讀史漢不熟據街坊市井所傳小
說便以爲是夫信何嘗與羽戰乎信聞羽至不
引兵而東卽引兵而西蓋信之自計審矣信遇
羽勝負俱有所不可信大將羽梟將也信舊臣
羽故主也范少伯有言爲人臣者不可以加誅

千人主就他國論也。况親委質焉者。其操戈耶。信苟運其奇謀。羽不以其身為龍。且代乎是勝。固不可也。若以正合。不以奇逞。蹈宋襄之迂。則曩時俛出胯下之懦夫。而今頓與拔山扛鼎之雄。喑啞叱咤千人。自廢之傑。爭匹夫之小勇。如螳臂當轍。必無倖免。是負尤不可也。避實擊虛。兵家之妙。此信之所以為信也。史稱子房多病。未嘗獨將。亦猶是意。而說者謂為將。乃道家所

忌子房避之果爾則子房運籌帷幄中孰非爭
城殺人之事而曰非我也兵也誰欺乎又謂子
房欲逃封故稱病而辭將嗚呼沼吳者皆陶朱
之力而扁舟自若也子房卽功高遂不得從赤
松子遊乎子房之意蓋不欲分諸將之功又自
知非羽敵也羽以二十八騎潰重圍而出斬漢
都尉僅亡其兩騎此何如鋒鏑而顧以狀若婦
女之留侯輕試于一擲哉客聞之語塞不敢復

譯

沈無回先生評○子房以術合者也如人訟而延訟師訟勝而疑之恐其更謀已也子房之托赤松消帝之疑也不然亦韓彭之續耳其平日稱病未嘗獨將亦此意蓋微示以功名簡淡之意則它日脫屣不至驚駭此子房預設之局也曰曲逆何以不托曰平品汚帝不深忌之汚卽平之三窟也智依局生良平易地行之俱不是

土木不可並論

議者輒云土木亡國引秦隋爲証乃秦隋自有
致○亡○之○道○不○專○在○土○木○也○卽○以○土○木○論○土○豈○木○
比○乎○二○世○之○阿○房○宮○煬○帝○之○迷○樓○結○綺○臨○春○望○
仙○諸○館○築○愁○築○怨○亡○不○旋○踵○而○長○城○拒○胡○萬○世○
永○賴○開○河○渠○以○通○舟○楫○灌○漑○之○利○亦○萬○世○永○賴○
夫○寧○直○不○厲○民○而○已○耶○假○令○賢○辟○勅○之○則○非○常○
之○原○矣○惟○此○舉○出○于○秦○隋○而○後○世○遂○以○爲○殷○鑒○

皆耳食之言也。若秦隋能順取而順守，雖作阿房宮迷樓，何傷哉。漢營未央宮，極其壯麗，何以不亡。觀此，則露臺惜費之見小矣。予更有說焉。夫魏之銅雀臺與秦隋曾無差別，而成喪相反。人主可繹思矣。

沈無回先生評○袁中郎遊靈巖記尾云齊國有不嫁之姊妹，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亡國之罪豈獨在色，向使

庫有湛盧之藏潮無鴟夷之陽越雖進百西施
何益哉文人快論大都如是獨恐彼昏據爲口
實不可救藥

以居官作佛事

凡貧賤人爲善難。爲惡亦難。何者。勢不足以濟也。富貴人爲善易。爲惡亦易。何者。力足以遂其願也。假令堯舜桀紂俱匹夫。縱仁暴之極。祇戚屬受之。必不能遍被于鄉閭。况國與天下乎。近世宰官慕大雄之教。輒脫冕齋居。作老衲狀。予竊笑之。夫我等爲窮措大。則無如之何耳。幸而通籍縮符。如應龍之乘風雲。微霖大霈。相時以

投枯稿咸待澤焉。視桔槔之取潤于江河者。勞
逸鉅細懸矣。何必作區別見。而謂仕宦非淨業。
乎。其所着烏帽。卽毘盧冠也。鞭笞卽痛棒也。呵
怒卽熱喝也。見冤抑而隱之。卽是慈悲道場之
死。而致生之。卽是方便道場。窘迫于上官。而爲
民受屈。柔其氣以奉之。卽是忍辱道場。簿書錢
穀。晝夜不休。無須臾之暇。真若世人爲兒孫作
馬牛者。卽是精進道場。飲水之操。終始不渝。暮

夜之金不入卽是清淨道場巨猾望之而斂跡
無扞網干憲之奸卽是降魔道場吾願士大夫
以宰官身此說干世真有利益作佛事孔孟之真脉其在茲乎佞佛
之誚免矣

聞子將先生評○快哉此真菩薩行願也息壤
在此矣

徐楚白先生評○絕頂之論前此未有若居官
時造戾罪業雖棄官修行無益也

釋氏教孝說

孝爲百行之原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
孝此儒家之論也孟子曰墨氏兼愛是無父也
墨與釋差相似而章句鄙儒遂移墨氏之罪漫
加于釋彼于釋與曾未窺覩以意揣耳報恩經
言生箇孩兒流出三斗三升凝血中陰經言閻
浮提兒墮地飲母乳一百八十斛羅王經言受
父母身體乳哺養育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

二十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釋氏教人以孝不能殫述而顧詆其無親甚至不孝于親造諸惡業而反向三寶懺悔者是三寶爲逋逃藪矣夫無心之過可懺也恃懺之足以消罪解寃而明知故蹈譬謀逆者乞降以免君許我乎是又添一層罪案矣阿闍世王殺父雖向如來懺悔竟墮地獄得飽比丘瞋母雖曾往昔供佛終下阿鼻此罪之斷不容赦者也懺之何益王

彥偉以土袋壓親鬼移其袋反壓偉身河南女以蚯蚓養姑雷擊其頭化作白狗此何者非佛之顯靈而顧以無親詆哉

長卿再弋○張璞父死不葬璞死未幾子令發其墓取金帶抵罪陳彭年執政人號爲九尾野狐彭年死孫達發其墓亦取金帶抵罪逆惡之報如印印沙毫不差忒

徐楚白先生評○近有辨報恩經爲僞造者夫

佛菩薩憫世之念何等真切此經縱僞意則真矣必喋喋焉白其爲誑與歐陽文忠辨繫辭之僞何異非沙門中學究哉根器最上人覽此當發一笑

聞子將先生評○塞住懺悔一途最是然亦自有說

除肉刑說

漢文帝除肉刑古今多其仁愛而後之君子如
陳羣鍾繇等議欲復之其仁愛更甚何則炮烙
之刑初自紂而肉刑初自臯陶舜用之三代因
之舜德好生書所紀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孟所
稱也文帝而反紂所爲則得反臯陶舜三代所
爲獨何心歟先王以五刑弼五教復設詳刑之
官以防其淫雖禹泣罪湯解網文掩骸仁愛立

千古之極而不廢肉刑。稔知其不可廢也。文帝
崇尚黃老。一切姑息之政。不止于除肉刑。而肉
刑之除。世儒率無非之者。不過謂其慘耳。若就
二氏之教論。笞杖亦慘。不但肉刑有人于此。建
議自今。大辟悉停罷不行。則舉朝羣起而爭矣。
夫大辟非肉刑中之最慘者乎。大辟不除。而肉
刑獨除。則下愚巧爲規避。僅不蹈誅戮之條足
矣。其他細微。可扞網者。何憚而不爲法輕易犯。

階厲無窮此之謂不忍人之心非不忍人之政也。或曰死則死耳罪不至死而肉刑貽終身之玷絕自新之路不殊可矜乎子曰改生于悔下愚無悔性漏網之姦飢法特甚先王知其然刑期無刑殺期止殺原以創懲天下非爲伏辜者地也若罰不當罪則宮之後不失爲巷伯刑之後不失爲卞和矐目之後不失爲高漸離若罰當其罪則自有士師以來遭刑而晚蓋翻然潔

已者有幾姓名不載于史傳我未之前聞也近世有盜賊逋于囹圄而祝髮爲僧或儼然衣冠以托于士流者無從區別據愚見刺字當于兩頰并復古髡法則朝逋而夕可擒彼知其必擒也亦自不敢萌逋念矣

長卿再弋○高秘書有言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旨哉斯言予邈之

虞五臣禹稷契益後世子孫皆崛起在此位而
臯陶獨否刑官無後之說信矣孝文之除肉刑
亦未爲無見云

聞子將先生評○下愚無悔性此下愚之習也
常開悔之一路以待人此聖王之心也

革除比丘尼說

沙門謂狗有佛性雉聞經而化爲曇翼祖師則是靈蠢同歸曾無差別而世尊獨謂婦人不可度阿難度之爲比丘尼夫佛者西方之聖人與孔老並列爲三教不假于時王之表章而今人尊敬奉持其法何可滅耶比丘尼則似可已也比丘持戒二百五十而比丘尼倍之其艱于證果可知予嘗見東南之俗老媪祝髮爲尼良家

少婦因祝髮爲弟子惡關黎居然往來以爲常
而人不敢詰何也彼城社于富貴之家漁其褻
施又號于人曰某豪有力者檀越我某巨室供
養我世豈皆青盲避世之客白晝典籌之人乃
身頂冠紳而爲惡極於關黎護法可笑也佛人專惑溺于此雖端人正
士欲甘心焉而莫敢誰何蓋投鼠忌器亂天下
瓜履之嫌者此也屏此一途則僧俗男女井然
有別卽欲宣淫于形迹有所未便譬渡者無橋

而望洋之人。絕彼岸之念。如此。則風俗正矣。狄梁公毀淫祠。王荆公鬻寺刹。概斥三寶。故其法暫施而難繼。據愚見。莫若專芟夷比丘尼而毀其菴宇。擣淫僧之巢穴。實所以衛三寶也。或曰。今天下比丘尼以萬億計。一朝鋤之。置于何所。予曰。古有尼配僧之說。近于謔。非政體也。莫若妻謫戍者。借以寬民力。而不費縣官之錙銖。真良法哉。在位君子。採予說而行之。移牒兩畿各

省州縣自國初至今比丘尼所犯淫戒案牘彙
爲一編。永杜其害。卽有靈照之徒。現身示異。斷
不爲其所撼惑也。三寶幸甚。世教幸甚。

長卿再弋。○或云佛制四衆弟子使尼決當革
則佛世先應缺此一衆矣。予曰奉法弟子增一
衆也不妨。破法弟子減一衆也不妨。所謂四衆
者卽無四相之說。不可執也。冉求聚斂。孔子曰
非吾徒也。四科中不缺一乎。或云僧多破佛法。

道多破老子法士多破孔孟法若准革除尼法
行之恐都無立脚處也予曰傳奕議除僧故其
說不行予欲除尼三寶中但有佛法僧無尼也
無尼于淫僧誠不便而于三寶則便若謂尼中
亦有善良則娼妓中亦豈無節俠乎望一二千
千萬非通論也

徐楚白先生評○以尼配僧大亂之道唯以尼
妻謫戍則祝髮者且將還俗而世無比丘尼矣

在今日則第一要着然此說實三寶功臣

戒溺女說

吳隱之將嫁女謝石奴知其貧潔令使者移厨
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
蕭然無辨近世有溺女之俗江南尤甚推其隱
情不過慮粧貲艱于措置耳夫與其欲從厚而
殺之不如姑從薄而生之吳隱之之嫁女可師
也且無論果報之說可畏卽如緹縈以尺牘洗
父寃楊太真旣貴當年有生男弗喜女弗悲君

今看女作門楣之誼。緩急榮枯。兩有所賴。則女亦何可溺也。世情愛子特甚于女。不知堯于娥皇女英。較丹朱何如耶。

聞子將先生評。○此風最惡。每欲徧搜其中。因果彙爲一刻。以警羣愚。倘得居民上者。嚴爲禁止。真一吉祥善事也。近世甚有并溺男者。此風在衣冠中。亦有之。長公與朱鄂州書。當熟玩。

庸醫殺人說

于客長安最久而良醫絕少因思京師一切仰給四方四方之百物美者驚集于京師以逐利惟良醫必不可致何也郡縣中有一二良醫以供桑梓之用猶日不暇給間裹糧而走百里之外卽憚煩稱苦况肯萬里往來于京師哉其至京師者皆藥囊作鼠穴之庸醫也鎮日無聊怨命怨運遠征爲糊口計其藥詎可服耶士大夫

在京師不死于病而死于藥者十之八九可畏
哉必不得已而延醫當灼知其來京之故或避
地而非糊口則可矣諺曰秀才學醫如菜作齋
子謂好秀才學醫則爲良醫爲名醫爲時醫低
秀才學醫只成就得一個庸醫而已凡物以本
質爲主麓惡之溺器千百年後斷不作骨董賣
也若云資有近有不近則醫以聰明用者也夫
人總此聰明而行文庸者行醫亦庸若云庸醫

力量縱不能治病亦不能殺人則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者何說哉事可擾人亦可殺貧賤之人何業不可糊口而偏以人命爲嘗試其情誠可痛恨彼徒以舌之諛補其技之庸而又以謗良醫之惡口參其舌之諛士大夫樂其諛憐其窮而妄發薦牘則殺人之業彼獨當乎我分受乎予不惜犯庸醫之忌以全活多人蓋好生之意也

徐楚白先生評○好秀才斷不學醫比之菜又
比之蠶正譏其庸陋非美辭也

聞子將先生評○余謂好秀才作醫尤是險事
蓋學問聰明盡是殺人利器也

夜燭達旦說

俗儒有言夜燭達旦雲長之大節也夫人苟非
下愚必不冒賣倫之罪雲長萬古人傑而以區
區別嫌明微旌之辟如頌孔子而美其能不攫
金也陋矣哉當時雲長奉二嫂陷于操賊欲死
不得欲去不得操猾虜也陽尊其義俠以收延
攬之名安知不陰忌備而思爲剪翼計乎夜燭
達旦防不虞也鉏麈荆卿之流萬一卒發預有

以制之矣雖然中材求白于心而英雄務白于迹則夜燭達旦亦禮也夫

卓去病先生評○漢壽千古偉人豈以此爲節乎予嘗有云秉燭達旦公之小節誅顏報魏公之苦心

徐楚白先生評○以防不虞立論千年暗室一燈照破

關真君鹽池顯赫

吳越燕齊間煮海爲鹽滇則有黑白鹽井而晉則爲鹽池在解州宋真宗朝解池鹽涸以蚩尤作祟故解舊有黃帝蚩尤二廟解民新黃帝廟壯麗逾常不及蚩尤蚩尤怒而不平池鹽頓涸魚鱉蝦蛆鰕鱧之類化爲人妖白晝擾民婦子無寧晷真宗患之時真宗崇道教晉中士大夫獻策臣之鄉有漢將軍關羽者正神也庶可以

治蚩尤真宗敕方士以符呪召真君真君現相于丹陛之下問陛下何以命臣真宗大驚且告之故真君曰無難但臣久不試于兵革卒憊馬疲不堪用矣願陛下賜臣馬卒五千擊之真宗曰幽明境隔人神不相爲用柰何真君曰陛下親書御札焚以賜臣足矣真宗許之真君受詔而去特方酷暑耘者忽仆于田販者忽仆于市馬仆于廐天地晦冥風雷磅礴空中聞鉦鼓格

聞之聲凡七晝夜而始清朗盪池盡血魚鱉蝦
蛆鯀鱗之類盡腰斬于池無何滌以大雨盪池
如故所什人馬屍腐而不還者十之二三真宗
降詔褒封以旌其績晉中孝廉葉則如爲予言
其畧如此葉諱震生子同社友也聞喜人與解
州密邇所傳聞當不謬嗟夫史稱蚩尤能作大
霧數十里迷黃帝之軍使不相見黃帝受符于
西王母乃克殲之涿鹿關真君加黃帝一等矣

卷之四
五
蟲蟲乎忠義之正氣邪烏得而勝之今

上御極之四十三年

詔封真君爲三界伏魔大帝四方惑之說人人
殊予述舊聞以曉愚俗云

鸞乩紀異

近世召神仙者以桃木爲鸞乩命童子扶之隨符而降其術多僞卽有降者乃靈鬼非神仙也一人于乩上召得漢將軍雲長關聖降旁有少年戲之曰武夫亦能詩乎曰能汝命題來少年偶見桃瓣繫于蛛網之上卽以爲題關咏七言絕句一首末云蜘蛛爲愛春光好繞住殘紅不放飛咏畢曰汝和韻少年不能和以鸞乩撲之

而斃明神之不可悔如此唐詩有螻蟻也知春色好倒拖桃片上宮牆之句由此觀之漢人亦摹唐也永清友人武君維藩爲予言神仙之事曾召得盧生有七言律二首予不能悉記武乃侍御公後爲諸生恂恂長者不作誑語予篤信之因知古所傳邯鄲夢乃實有是盧生非寓言以醒世也

僧樓紀異

予鄉獨山利名普濟其闢黎喂猪飼蠶爲業飲
酒近婦人爲生與兩峯三竺不異壬寅歲予厭
城市酬應覓書室于鄉憇普濟寺之享堂其閒
空無人處也四望山田錯列松聲鳥語雜以牧
唱令人神開每旦諸大小闍黎各問安否予始
以爲情款旣而疑之有土著張茂才書紳來顧
亦問安否予詰其故張言此地鬼之窟宅寺僧

不敢居而以公之讀書者曩時不佞偕友李某
曾托宿焉李尚未遊庠也諸鬼登樓弄李自榻
擲之地復自地升之榻俄而愾然嘆息或曳履
或開窓曾無寧夜而君家半月以來處之晏如
誠可駭愕張別去予笑其說之誕因急欲得鬼
情狀且謔且挑之初昏時灶間盆盂釜鏹之器
丁丁有聲屋上響如爆竹予靜俟杳無所見子
第臧獲咸失色頃聞牆外石門大開予曰聞其

開必不開也。臧獲五六人，携燈下瞰門，果不開。從此擾擾不寧，履聲入梯，至二級必不能上。上而復下，下而復上，自初昏至五鼓，乃絕如是者。三四夜，予曰：再如是，當用符咒治之。否則爲汝作佛事，懺之。從此安靜如故。後予風塵長安者十年，因循而未之懺。蓋至今失信于鬼云。或問鬼果有乎？予曰：三教聖人皆曰：有安得無世間有此字？遂有此物。凡神仙佛皆然，何獨鬼耶？蒼

頡造字天雨粟馬生角鬼夜哭則鬼之從來久矣稽中散見鬼于燈下阮德如見鬼于廁中猶曰幻也若范文正豈誑耶

夢兆

高宗夢傳說文王夢呂望爲思賢也孔子夢周公爲行道也他年夢奠于兩楹之間則道窮矣而莊周且栩栩然夢爲蝴蝶焉於陵仲子夢葵以表廉俱各從其志也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其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晉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子犯曰吉楚子玉爲瓊

弁玉纓夢河神曰畀余余賜汝孟諸之麋弗致也兵敗及連穀而死秦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止于鄜衍遂爲鄜時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鄭文公妾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而祖伯儵也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御之生穆公名蘭魏顆與秦戰見老人結艸以亢杜回獲之夜夢曰爾用先人治命不以余女殉葬余是以報晉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

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公疾
又夢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居盲之上膏之
下若我何醫緩至曰疾不可爲也盲之上膏之
下藥不至焉呂錡夢射月中之及戰射楚共王
中目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爲瓊
瑰盈其懷從而歌之還自鄭至于狸脈曰余懼
死不敢占也今三年矣言之至莫而卒中行獻
子夢與晉厲公戰公以戈擊之首陷于前跪而

戴之奉之以走巫曰主必死若有事東方則可
以遂遂伐齊鄭人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
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
卒壬寅公孫段率國人愈懼子產立其後以撫
之乃止吳王夫差夢犬嗥南嗥北流水湯湯入
吾殿堂竟死于越其他以情感者如楚襄王夢
巫女于陽臺之上漢文帝夢黃頭郎引之而升
有鄧通之寵以象告者如唐武曌夢鸚鵡兩翼

皆折悔而召還二子諸如此類不可縷指要之
斯干有熊羆虺蛇之夢無羊有衆魚旒旃之夢
夢自昔然矣夢有因因生于想夢有兆兆屬于
幾卽聖人所謂動乎四體者也草木子專言想
與因而不及兆釋經言兆而兼以四大偏增舊
識尋遊無明熏習其旨更備若云至人無夢莫
至于孔子若云愚人無夢莫愚于牧人而夢各
有據學者毋謂人生大夢夢之中又占其夢也

而以仙家黃梁之說幻之。

夢與數符

歲癸卯予應試北雍。夢拜于彝倫堂之墀。下有青衣人從耳邊語曰：汝須書一山字，方可出監。予從地連書二山字，戲之。覺來未解。壬子秋入場，籤乃出字號也。果得榆枋小決，夢徵之異。若此，苟非有定數宰之，夢神卽欲預以象告，安知其不爽耶？君平淳風，數學甲千古，其竒中宜也。至于樗里子葬渭南，曰百歲後當有天子宮夾。

吾墓已而漢高帝營長樂宮在其東營未央宮
在其西夫樗里子卒于秦昭王之七年至漢高
帝營建時百有三載此時朕兆無倪而知來者
朗若射覆又何竒也予因夢而推本于數以澹
世人逐羶之念且俾未遇之士需其自至勿躁
于進取焉

與天爲徒

太史公列呂后于本紀唐史因之武后亦列本紀以女主王天下自妣媯始後世習聞呂武之事相傳上古有女媯氏不甚駭至鍊石補天斷鼈立極則以爲荒忽難諶然上古所不經見者甚多豈盡誑耶拘儒有六合內外不論不議之說夫儒者所學何事可置不問耶以予觀之不盡信則可盡不信則不可不盡信者如尚書舜

流共工于幽州而他書云共工與祝融戰敗頭
觸不周山而死地東南傾之類是也介信不信
之間而存疑者上射十鳥竊藥奔日之類是也
至于玄女降符以殲蚩尤則必有之事矣蓋上
古之世民神襍擾至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
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至黃帝時民神方
始異業則上古之人與天爲徒天而可以人意
測乎歷觀上古之人其生不偶庖犧之母攀胥

感虹于華渚而生庖犧軒轅之母附寶感電于
祁野而生軒轅炎帝之母安登感神于華陽而
生炎帝顓頊之母淖子感播光于幽防而生顓
頊高辛之母哀履大跡而傷生高辛堯之母慶
都感赤帝于三河而生堯詩不云乎簡狄以玄
鳥生契姜嫄以履武生稷先王且垂諸經焉以
示後世若非契稷降生之異則自庖犧而下其
發祥受孕之奇咸以爲誕妄矣拘儒信經疑史

故以鍊石斷鼇爲必無之事而不知聖人所不知正此類也聖不可知名之曰神神而不可知則天矣拘儒必欲以人而測天豈聰明出神聖上哉

卓去病先生評○煉石之說儒者吐棄不道幼宰以媯氏與天爲徒不可思議固是理論近有大西人入中國言天體如水晶堅確不動蓋陽氣凝精使然也果如水晶便有補理西人真實

必無妄言。勿宰可謂上契千古，下準四海矣。
沈無回先生評○上古之世，民神雜擾，一語勿
宰，真具千古之目。